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四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4/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3.8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四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健松齋集二十四卷續集十卷

〔清〕方象瑛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世美堂刻康熙四十年續刻本

.....

百尺梧桐閣集詩十六卷文八卷遺稿十卷

〔清〕汪懋麟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

健松齋集二十四卷續集十

卷

〔清〕方象瑛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世美堂刻康

熙四十年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健松齋集
二十四卷續集十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其所傳子虛大人諸賦詞奇詭侈靡不
足道卽諭蜀封禪亦僅揚國家威德潤
色太平已耳惟歐陽永叔文章爲一代
宗工官館閣登宰執制詔國史咸出其
手又嘗爲主司得眉山兄弟益昌其所
學於是言文者始翕然歸之豈非以其

遇之所際者隆而文之行者愈遠與方
子渭仁出相門華胄妙齡成進士陟清
要幸逢

今上好文學博採經術鴻儒充侍從顧問
之選方子得召試

闕下特擢史館其遇與司馬長卿無異

健松齋集敘十一

踰年卽出典蜀試又眉山兄弟之鄉也
所得士有師授當如二蘇者相繼而起
不具論獨喜躬列禁近出乘輶軒乃鉛
槧含毫苦吟浩歌雖征途崎嶇中未嘗
少輟於文翁講堂浣花故宅以至琴臺
卜肆莫不登眺流連上下數千年間山

健松齋集敘十二

川人物有感於中或發爲詩歌或撰爲
碑記銘頌琅琅作金石聲輦上諸君子
咸相傳頌予在閩以不得傾篋一讀爲
憾及移節武林適方子請沐歸日偃臥
於客星瀨下有所謂健松齋者杜門却
軌益富著述間巾車蠟屐訪一二柴桑
故友遊宴贈答之篇復滿奚囊不鄙疇
昔携至湖上屬余論定以傳於後簿書
之暇龐觀大畧見其文直追史遷視廬
陵似爲過之而詩則已駕錢劉而上知
其必傳無疑也然竊意方子以文章見
知於

主上燕喜之任是所專屬且資望素隆前
席久廢行當入中書坐政事堂議封禪
郊祀諸大典禮弘

聖朝經世大業爲金匱石室之制作則新
唐書之成未必不懸以待歐陽也予久
辭承明愧不能追陪嚴馬後乘復何敢

健松齋集敘四

序方子集聊書此以趣鋒車之駕

康熙丁卯孟夏中澣

宛平金鉉拜誤



健松齋集序

予友方子渭仁所撰古文詞若干首總名曰健松齋
集渭仁遂安名雋爲前朝相國文孫而叔氏侍講先
生則予鄉試時座主也已亥之役予復與難兄雪岷
金舉南宮稱世講故予與渭仁交最相善渭仁仰承
家學夙有元本又能銳志精思孜孜罔倦經史諸書
皆極搜獵貫穿且於先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之文亦
復直詣傍綜自然神合予每觀其點翰敷辭翰寫質
應往往不激而高不雕而工而絕無文人誇鬪僞廣
之習嗚呼可謂難矣昔王仲淹評論文士患徐庾輩

健松齋集

序

十

之夸且貪而目其文爲誕爲煩以予觀今人行世之
集長編巨軸幾如牛腰率皆不免乎是展讀斯帙獨
能汰出二病殊可貴也渭仁掇甲科復以博學鴻辭
高等官翰林時望甚重其所爲古文詞海內久已傳
誦茲特近作耳學問日新而不知底止以之明道卽
以之經世行見趾美前業而益光大之渭仁豈僅用
文章名世哉予獨喜古人爲文之旨不盡漸泯於今
天下之誕且煩者也謹書數言以爲左券時康熙已
未之仲冬吳門世弟葉方藹書

序

已未春方子渭仁示予健松齋文集予讀而心慕之
後同試闕下遂

恩入史館時時過從因復以健松齋近稿相質且蜀
予序方子以文雄海內十餘年予何能序方子而方
子抑抑自下若未嘗有文也者則甚矣方子之於文
之勤也論文於今日夫人而能文也而古文之亡亦
已久矣高者厭近代體格卑靡規規焉取史漢摩擬
之句雕字琢殫精結撰自以爲西京在是而才束於
法文有餘而質不足求諸賈董排宕敦厚之風不得

健松齋集

序

上

其合而秦漢亡矣爭門戶者矯以昌黎柳州之文而
力不能逮於是盡洗佶屈聱牙之習遁辭於廬陵眉
山而才弱氣索如怯夫之疋羸蒼然之骨超逸之神
不存焉而唐宋八家亡矣最其下者盡棄津筏方言
俚語掇拾成篇借口不泥古以自文其陋而荒穢淺
卑學者恥焉晚宋險僻之文亦亡矣夫文代有其美
則代有其弊太史公不云乎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
難言之又曰擇其言尤雅者故君子之立言也原於
道德性命之旨以扶維名教又不敢以矜心躁氣乘
之必折衷六經以不詭於聖賢其深厚爾雅非文辭

之爲而仁義之所流也方子博極經史百家之言含
英茹華而不襲其跡故其文若風水之相遭而淪漪
生焉乃猶孜孜矻矻盡去其名以遊於無窮之域雖
荒陋如予亦且懇懇下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甚矣
方子之勤於文也渭仁家遂安其先景問先生講建
松齋讀書其中渭仁取以名其集蓋每事不忘孝思
如此宜其文之卓然名家類乎古之立言者也渭仁
之答

主知鼓吹休明其以此哉世之讀之者擬之爲秦漢
爲唐宋諸大家方子不屑也要成其爲方子之文而

健松齋集

序

三

已矣

諸城李澄中渭清撰

序

始余讀健松齋集慨然想見其爲人謂必清勁特立不苟同於世者及日與方子遊悉讀其近作乃益嘆文之可以知人不爽如此也渭仁爲書田相國孫清勁特立有祖父風故其文宗尚韓歐性情有過人者每上下古今人行事反覆感慨意緒愴然至於友朋離合之際悲繼以歡尤三致意焉方子之性情畢見於方子之詩文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記曰其愛心感者其音嗶以緩其敬心感者其音直以廉聲音之道本乎人心而感物甚速夫豈可以僞爲乎有高世之

健松齋集

序

四

品斯有高世之文心所營營不置者官崇卑賄有無衣食僕質毀譽得失之計豁然雜生於中而執筆欲求爲清勁特立之文吾知其不可也余亦從事於文者久退而返之所以爲文之心而蕪穢不治者日甚卽安能如方子之文且安能知方子之文乎方子論歐陽公文歸之自命不苟嗚呼此足以知歐公卽足以知方子矣同年弟大興張烈譔

敘

記余曩歲客富沙方子渭仁遊閩過訪時已識其爲人越十年余以閩變蒙難後携孥客杭渭仁方應宏博之選載筆史館余與同年友毛子會侯旅寓得讀其所著健松齋集又已識其爲文旣而渭仁自燕寓書以新著數十首見示余矜有獨得什襲而藏之以爲枕秘又數年渭仁兩晤余於杭耶握手傾倒有浩浩落落之概余因歎其文如其人立言蓋有本也茲當全集告成余友王子丹麓爲之屬序余惟不文且自惟落鬼餘生言何足重獨念文本乎情而其力足

健松齋集

序

五

以赴之又存乎學凡所以爲此者亦極難耳今操觚家往往謬執古人陳迹錄兩求合皆非胸中本所欲吐及憐澹營度間意有所至反不能達之以辭擗筆作嗚嗚聲將書復止卒割愛棄去於是乎不得已以佶屈爲古以荒誕爲奇以擗拾爲博冀塗庸人耳目自三代秦漢以來如此類者不知凡幾未有不隨荒烟野蔓凋零磨滅此無他學未至也渭仁以數十年積學其於古人之文罔拘陳迹沉浸含咀自爲一家凡胸中翹有所欲吐卽振筆直遂以追兔起鶻落於未逝之頃靡不曲折立赴是其文之至者皆其情之

至故不期於古而自古不期於奇而自奇不期於博而自博讀書破萬卷下筆無點塵蓋謂此矣持此用之國家而天祿石渠既藉以爲重則傳之海內而雕龍獼虎必奉以爲型舉可知也豈待余之小言詹詹而後決其不朽乎雖然古人之立言不朽必有其本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渭仁以浩浩落落之懷抒而爲文卽潛宕變幻中其大旨總不詭於正是又得古人立言之本尤操觚家所難者余所謂文如其人在善讀者當自得之若健謂其以文能不朽猶未知渭仁者也

健松齋集

序 林二

六

晉安林雲銘西仲撰

序

遂安方子渭仁宰相孫起家成進士入直史館出典蜀試蓋以文章名海內三十年矣歸于鄉而輯其集若干篇屬余序之余幸讀曰吾今而悟文章之驚奇變宕者皆起於後來者也今夫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有常度矣地之方輿畫九州五岳四瀆有常形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秉五常具恒性焉在文章而何獨不然哉古經不可以文章論也然易書詩之措筆周儀二禮之鋪敘也皆有定法至于春秋內外傳有一不準于矩矱者乎否也降及戰國短長之策用

健松齋集

序 毛一

七

道術之旨裂騷人之哀怨興而文字乃始窮極其變自今觀之洵哉眩神由古人觀之猶之毀井田開阡陌廢賓興而尚游說耳方子爲人溫然以嚴不輕語笑發而爲文莊莊乎君子儼乎其將正容而樹軌其鴻篇鉅冊詳瞻典雅乃若論世務求民隱大有救焚拯溺之思焉小品雋逸亦饒遠神四六能沉練不以靡詞華色爲好詩稍遜於文而風格挺挺佳句微思亦時形現于楮墨之表裏此方子全集之大概也噫亦盛已客或曰然則文竟不尚奇變耶余曰否否文何嫌乎奇變且方子之文亦非竟無奇變也特藏奇

於雅寓變於整耳夫山坡陀也一起一伏卽具險峭之理夫水安瀾也一漪一波隱見怒湍之勢昔子瞻與魯直云凡文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方子其可謂平和至足而不欲定溢爲奇者與雖然西京有兩司馬而議者必推董江都爲一代儒宗宋蘇家父子極文章之能事而終奉永叔繼退之謂足以當立言之任古者之指義如此其故可思已然則方子之所爲學其涵蓄于中肆好於外者亦可以因古人而得其定論也哉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立夏後一日錢唐同學弟毛先

健松齋集

序毛二

八

舒稚黃拜誤

序

遂安方子渭仁所著健松齋集予十年前既得而讀之矣今春遇於湖上出其續集合若干卷將授剞劂命予曰子爲我序之予持歸卒業既歎其詩文之富又見爲之序者鼎鼎殆十餘篇噫嘻何其多也夫古之立言者四子五經無論他如屈原莊周荀卿司馬遷楊雄之流類能成一家之書未聞有人作序其書之有序者大抵後人纂述爲之非同時之人自相稱贊之謂也惟左思作三都賦請元晏先生爲序而或謂思自擬者至于今日人人有集亦人人有序浸淫

健松齋集

序虎一

九

及于時文更僕不能數矣方子之集將同今日之時文耶抑斬合于古之立言者耶如同今日之時文則無取乎予之序矣如斬合于古之立言者雖無序而可何必買菜乎求益也往時濟南王阮亭先生刻漁洋集有序二十餘篇已而知其非也刪之畧盡方子其知之矣雖然方子之集成則諸公之序不可以不存而予又無辭以序方子則奈何吾聞先輩歸太僕論爲文章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方子之爲詩文豈無所以自得者耶故

予知之不如方子之自知也蓋卽以方子之言序之
方子之言曰著書者才與學而巳有學無才常苦于
繁重而不能舉有才無學雖勞費筆墨卒未能極聖
人之規矩恢前哲之聞見若夫深心靜氣初不使人
可喜而淹貫六籍綜覽百家發爲文章閎深奧衍不
能測其所至豈不難哉嗟乎知其難則易者至矣蓋
方子之集才與學兼也

康熙丁卯季春穀雨日長洲年弟尤侗拜誤

序

余讀渭仁文凡三變矣弱齡定交語石習爲徐黃之
篇暨與余避寇會城得稚黃諸子相與切劘敘景述
實風格駿駸日上卽海內所傳健松齋集是也已而
應文學之徵

天子臨軒親試之拔居侍從與修明史若所編于少
保汪總制諸傳精忠大節與日星爭光而瀛臺

賜宴之盛長白應運之符揚厲敷陳號稱極盛以及
在廷諸臣入叅大政出宣

王言盡欲得渭仁一言以爲重且典試三蜀在西南

健松齋集

序

上

數千里外錦里浣溪黃陵赤甲之名勝皆以皇華使
節臨之凡所撰著博大雄奇稱其志氣遂取前集而
廣之重付梓人屬余爲序余謂文章與境遇相關境
不變則文不益進夫臺閣山林其體不可不備其才
不可不兼如子厚之居粵西東坡之遊海外文章更
爲超絕蓋二君少壯登朝踐歷華廡一旦置之於荒
僻險遠之區苗穉之與居崑嶼蛟蜃之是狎足以震
蹕其心思惟廣其聞見若夫渭仁雖爲宰輔之裔少
遭喪亂及擢第南宮而需次里門未膺一命流離兵
燹復從而困之多窮愁抑鬱之作高文大冊不能不

有待於近日而始著則臺閣山林之互嬪所謂文以變而益進者此爾嗟乎余向有松臯文集問世比來研摩歲月紙墨逾積乃窮愁抑鬱之作猶然故吾固境遇爲之否耶雖然人苦不自知即使余致位通顯而才分所限等次以分恐亦不能與涓仁並驅爭先也哉

同里姻弟毛際可撰

健松齋集

序

主

序

遂安方先生常弱冠輒有大志擁書萬卷聲出金石自以爲南面百城之樂稔有加焉已而策名通籍遊歷名山大川覽宮闕都市之鉅麗交天下賢士大夫相與討論今古又官文學侍從抽金匱石室之藏則經國大業直以千秋爲已任益先生家食宦遊未嘗一日不學也曩勝國天啓間魏璫亂政有以楚試程策規諷者是爲先生大父閣學公愍帝收卞由詞臣筦機務然以揭救劉司寇與時齟齬入直甫七閱月罷歸閣學之學如此再傳而淳蓄閤行潛德未耀至先生而紹衣光大之諺曰醴泉芝草有以哉先生恂恂長者貌雁若不勝衣然發爲詩歌古文辭則滔滔澎湃如天潢屈注而匯滄海也觚翰家及門請益及引無倦容亦無少吝色蓋若谷云先是桐城馬先生受業先生之門而德嘉執經馬帳爲弟子以是數過從先生所窺見所著全集凡二十四卷伏而讀之竊歎先生之學原原本本壹稟先人之渠幾而遭遇則有過焉閣學公雖已致身鈞軸然當年稟擬遺藁猶使後嗣掩卷歆歆其生平憂患可知矣今先生當有道之世事

健松齋集

序

主

聖天子出入承明之廬淵雲賦頌韓柳碑雅潤色爛焉又奉

詔典試西蜀竣事還

朝雍雍乎卷阿燕喜蔚然公輔之望噫何其盛也先生嘗詒友人書言人無問窮通胸中斷不可無學意念深哉雖然學亦有難言者委巷之士家少先代之藏書耳目覩記弗及中朝掌故白首咕嚕未必通儒故世家尚焉然世家汗牛充棟之載籍具矣而裘馬聲伎飲博交游之好往往從而間之讀先生集者知先生之學數十年來孜孜如一日則澹泊寧靜之志

健松齋集

序

古

真不可及也夫

門下晚生楚黃金德嘉百拜謹撰

健松齋集舊序

丁未之役家司徒公之典禮閣也所得百五十人皆瑰奇雄博之士當是時朝廷欲易數百年制科之舊方以策論取士故士之好古淵雅精微於性命之學深湛於經術之務如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以及唐宋韓柳歐曾蘇王之儒亦輩出而有以自見方子渭仁其一也第百五十人中或浮沉金馬或出膺民社執掌劬勞而方子獨以需次里居幾十年矣近因避亂自遂至杭而余適理錢塘方子迴淵源之誼修孔李之好與余相見歡甚一日手一編示余曰僕之

健松齋集

舊序

五

受知於司徒公也不專在帖括章句之末唯是詩古文詞畢力殫志窮年矻矻期成一家言以無負知遇今且積而成帙敢以質之於子惟子一言命之使謏劣如僕尚能服食書卷以報司徒公且嘆子能推司徒公之意以及於僕則相與有成實厚幸也余既逖巡遜謝退而取方子之文卒業焉大抵原本於先秦兩漢而出入唐宋大家間至其賦心騷骨則時有晉魏之蔥蒨虛豁之豔麗洵可稱才子之文也獨是以方子之才使蚤列清華則黼黻鴻業當必有如燕許諸公鳴一代著作之盛而天故老其才養其氣廣其

識遲之又久使之閱歷於人情背向盛衰治忽之故
一一寄之於文章遂至嶽峯歷落卓然與賈董韓歐
等未必非天之所以厚報方子欲其簡鍊樹立以幾
至於不朽也至余之蕪陋雖心慕作者然視方子猶
未幾其萬一亦安能序方子之文還而質之家司徒
公俾司徒公與方子論究往復如昌黎之有李翱張
籍廬陵之於介甫子固則余亦從家教中浸淫涵泳
於方子之所爲古文者余已有厚幸矣余又安敢序
方子之文哉康熙乙卯仲夏恒山梁允植

健松齋集

舊序

去

文人傑士挺生其間爲邦國具瞻焉邑中方君渭仁
與其友毛君會侯年少壯並以制策時藝舉甲科顯
名當世當世多宗師之識者謂得山川之靈又以其
餘間肆力於詩古文詞交相切劘尤稱莫逆余觀會
侯古文詞明秀澹折深許其有歐蘇之遺風而渭仁
文其源實出於周秦漢魏間淵博高古卓然極文章
之盛分鑠迭出各擅其長此如楂梨之與橘柚性雖
不同其美一也頃來武林枉車騎下訪出其所著古
文詞數卷屬余點定其虛中善下無異會侯以此知
兩先生之文業高出於流俗萬萬蓋亦有所繇致豈

偶然構造云爾歟且渭仁雖文不一體大要思深力
厚有網羅囊括之概其藝特工譬諸雲雨然今夫培
塿之山其布氣不過數仞無渟蓄變幻故澤不及遠
若夫秦岱則有垂天之雲故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
何則惟其厚故也以觀渭仁之文湛深雅健包舉一
切充其所至此亦文苑之岱宗也豈與培塿爭勝乎
哉又聞夙承相國書田先生家學年十餘時卽能操
筆成詩騷短賦爲鄉國豔傳蓋雅麗其天性也頃復
手秋琴四遊二草見示余讀而嘆之喜爲唐音復出
然渭仁別有序故不具論論其古文之可誦者世有

健松齋集

舊序

七

君子覽觀因余言得以訂焉西陵陳廷會
近世尚制舉之文視詩古文辭如別調漫謂科名旣
得餘閒及之及入仕版又汲汲然若有所未遑榮華
衰忽浪沒無稱比比而然良足慨矣無論穆叔以立
言比於功德典論稱經國大業不朽之盛事士大夫
讀書明理既卓立於流輩之中卽一話一言自必扶
維名教獎掖風流道必源於六經辭不入于靡雜古
人文詞體氣規模具在如飲食之適口衣服之附身
豈日用可離之事而世以別調目之紕漏繆妄茫無
指歸無惑乎秦漢之薪傳韓歐之綫緒往往而絕也

睦州方子渭仁今士大夫之能立言者也渭仁天資穎敏五六歲時乃祖書田先生授以六經左史離騷詞賦諸書矢口吟詩有驚人之句稍長從游會城坐客莫不改容而起丁未成進士日購遺書閉戶而讀因寇亂與同里毛子會侯僑居杭城南以文章相劇切自以性疎脫不耐煩劇頃需次入中書欣然謂得偃息鳳池之上讀所未見書四方之人士望其風采冀一言以爲重者日造廬而請莫不翕然稱之曰繼韓歐而起者茲殆其人與而方子欲乎不自有也持所著健松齋集以示余曰世有知定吾文者是在吾

健松齋集

舊序

大

子矣嗟乎昔昌黎爲制科之文忤倪汗下而奮然有志于古文也非謂足以博世好而取榮名其爲人之怪詭而訾謗者不知凡幾矣以爲人之言語發爲文章必如是而可無愧於古初未嘗以世之知我而居我於古人者何等也至廬陵得其書于弊篋壞壁間愛玩不能釋旣從時而取科名乃得盡力於斯文以償其夙志亦以見文章之道必如是而可無憾又非必取昌黎之文句櫛字比規規然求其有合于前人者奚若也今渭仁幼習舉業浸淫于六經先秦唐宋大家之書及成進士入仕籍尤以其學力沉酣縱恣

于詩歌古文辭其植根也厚其紓榮也茂日引月長不知其所造何極然亦本其平昔所積之氣力而爲之正不必問其原于秦漢者何法合于唐宋大家者何篇知士大夫之言語爲文章必如是而卓然自樹於古今之途自必有從而好之而知定其文者渭仁亦可以自信矣菁華易竭瞬息百年當強仕之時而立千秋之業如吾渭仁者其加于士大夫也豈特一等而已哉錢唐王嗣槐

健松齋集

舊序

尤

怪莫如楊子雲其書雖傳何足貴以艱深而文淺易昔人固已譏之譬之昌猷羊棗嗜之不過一二人若米穀則人人嗜之以爲常飽夫文亦爲其共嗜者而已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皆古今至文人之所共嗜者昔人謂韓出左柳出國歐陽出西漢明允父子出戰國介甫出注疏子固出東漢書疏似乎嗜有所專而後能成其爲一家之言及反復諸家求所以似前人者無有故知文章之難始之欲其似繼之欲其不必似終之則不必似而無不似究不能名其何以似夫而後可卓然自成一古人予嘗持此以自爲

文未得其萬一及見健松齋集始嘆當吾世而有其
文予之說可不孤於天下予與渭仁同舉進士越十
年而同官京師朝夕切劘渭仁虛懷若谷每成一義
必質於予間有商確未嘗不斷斷喜予戲謂渭仁曰
西子者君里之美人也今猶有識其貌者乎試鑿今
人之眉目以合之必有所不可畫者曰我我是肥瘠
修短不失尺寸可以爲美矣而求其顰笑不可得雖
美何足悅人有人焉美不必如西子磊磊落落自適
其性情不傷今人不倣古人坦然由之而無所飾卽
亂頭麤服亦未始不成佳致渭仁曰然西子以美而

健松齋集

舊序

丰

傳無鹽以不美而傳人亦貴其傳而已何必西子予
曰以爲美不必盡如西子則可若止論其傳子雲非
傳者哉吾人之文不傳欲其可傳可傳又慮其傳慮
之不得不慎之今渭仁傳矣慎矣予鯁鯁爲言者欲
天下後世觀健松齋集者并存予與渭仁之論以考
之而渭仁之所以傳者可知也昆陵陳玉堪
古文之不作於時久矣二十餘年來人稍知從事於
此其高者或詭而自軼於繩尺之外而卑者局趨於
唐宋人之後塵以爲近稱爲名家者如是而已此其
所以爲之者衆而卒不能至者不求其法與雖究其

法而不能自得之於已故皆歸於無所成以終也予
去年抵都下臥病於逆旅主人方進士渭仁辱投予
詩文刻本各一卷予久聞方子才以病不得見就枕
上取其詩文讀之觀其遣辭命意馳騁盡變一軌於
法而不困於法與吾所嘗聞於古人之言者無以異
也予未嘗及見古人然自謂古人去今不遠者讀古
人之言知其有所以爲言者也以古人之文較之方
子今所爲之文而知其所以爲言者初不甚異則余
於方子之爲人其得之於心也久矣豈必俟其既見
而後識之乎今年方子過予綴其文若干篇屬予論

健松齋集

舊序

丰

定顧予自揣淪棄于時學殖荒落宜其無復過而問
之者乃方子非獨不鄙其愚於予有所商榷去取亦
忻然受之無悵情予於是知方子非獨能爲古人之
文者也其自得之於已以發爲文者特其餘耳迹其
用心之勤且厚如此雖與古之道亦何以異耶夫文
章者性情之枝葉也性情者文章之根本也今方子
既沃其根本而茂其枝葉矣則滋培灌潤之以著成
一家之言表裏六經以上訴於聖賢之事業方子將
獨以文見哉慈谿姜宸英